

“再发现”与“再出发”：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反思

王 岗,赵连文,朱 雄

(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而伟大复兴的核心旨要则表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求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提出对中国武术的“再发现”与“再出发”研究的理论命题。研究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在历史学、社会学及文化发展与创新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运用比较研究、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武术发展中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理路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一)如今的中国武术发展,由于近百年来的体育化、奥林匹克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中国武术发展正在走一条“削足适履”的发展道路上。(二)为什么要“再发现”?这是由于在过去的时日里,我们没有别的立场,也没有换一种视角,我们只从体育出发,导致了“我们还没有从学理上对于“武术概念”、“武术本质特性”等问题形成一致的理论解释。(三)对于中国武术当下的发展现状,提出中国武术“再出发”的立场与原则。结论:走出中国武术被“体育运动”禁锢的“牢笼”,释放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在力量,让中国武术多元化、全方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是中国武术“再出发”的终极责任和使命担当。

【关键词】：中国武术;体育运动;武术多元化;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19)02-0006-09

1 引言

当前,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而伟大复兴的核心旨要则表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语)的追求之中。也因此,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正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共识。发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本真性特质,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开发其多元化功能,也正在传统文化的各个学科领域普遍展开。面对传统文化发展如此美好的局面,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国武术,也到了重新思考和发现其本真性特征、核心内涵及当代价值的紧迫时刻。

大量的研究表明,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武术发展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体育幽灵般的挤压和捆绑,从民国时期的侵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融合,再到奥运战略主导发展,以至于今天纷杂、性感、刺激的域外新奇项目的登陆,中国武术一直在一种被挤压的状态中苟且偷生。在当今中国,各种西方体育的引进,各种域外项目的推广,堪称蔚为大观。也因此,中国武术为何、并如

收稿日期:2019-0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武术的国家地位及社会责任研究(项目编号:14BTY076)。

作者简介:王 岗(1965-),男,山西临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发展。

通讯作者:赵连文(1975-),男,山东滕州人,讲师,研究方向:武术理论与方法。

何发展的问题再一次呈现出来。回归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抨击竞技武术的人群越来越多,中国武术发展危机的征兆不断显现。处在西方体育占居主导位置的中国社会之中的中国武术,似乎正在走向“失去灵魂的卓越”。今天,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也正是基于这样崭新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我们提出对中国武术的再发现与再出发的理论命题。

2 对百年来“削足适履”的中国武术体育化发展之路的反思

众所周知,“一百年前的人们认为,中国近代的失败,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失败。中国社会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危机。而中国社会的重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重建。”^[1]中国在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下,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炸声中,大量的西方文化破门而入。“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旗帜,主宰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也因此爆发并产生了具有百年历史记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并且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对延续和滋养了中华民族 5000 年传统文化的伤害也是不容低估的。中国武术如今发展的尴尬困境,也正肇始于此。

面对八国联军铁蹄的入侵和践踏,感受到现代火器的无比威力,在传统文化一切皆为老土的时代,在所谓的“百事不如人”的事实面前,长期处于中国人保家卫国、安身立命的中国武术,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也如同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开始了被所谓的科学与民主文化洗礼、改变和异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中国武术,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走进了一个‘以西变中’、‘以体变武’、‘以奥变武’的发展场域”^[2]那样,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及西方体育项目的传入,导致了“中国武术发展走进了一个‘削足适履’的”体育化”发展之路。

最为典型的中国武术“体育化”发端,应该说是起始于被后世称为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国家地位的确立。有学者撰文指出^[3]，“1918 年秋,经国会表决,正式通过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之正式体操’。如果说精武体育会只是武术与西方体育(体操)名称的简单结合,那么‘中华新武术’则是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体育在内容上的实践结合。”“中华新武术”被国家推崇,主要的社会动因则是来自于对“西方体操”强健体魄功能价值的认可。其表现为将口令式的体操教学模式嫁接到了传统武术教学中,导致了操化的“中华新武术”一直按照西方体操的模式在推广和传播。这一举措尽管得到当时政府和社会名流(国会众议院议员山东人王讷)的赞扬和推崇,但也受到一些热爱传统武术者的社会人士(中华武士会)的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武术这一国粹的特色丢失。正如邱丕相教授在其文章中总结的“马良对武术的革新和发扬囿于军国民教育思想,存在一定的狭义行为,马良在改革武术的过程中缺乏文化元素方面的思考,因此,武术的内容与形式显得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传统武术的发展”^[4]那样。但由于时局的特殊性,和人们对待“体操课”的抵触心态,武术的体操化发展就成为必然。这就是学者所言及的“政治价值是促使其崛起的最为主要因素,也是它当时的主要社会价值”^[5]所在。

中国武术“体育化”改良的第一次被加速,则是来自当时国民政府所承办的“中央国术馆”的官方推动。有文献记载,在张之江等人的提议和策划下,中央国术馆的前身国术研究院于 1928 年获准成立。其成立之初,张之江先生的“若提倡国术而不使之竞技化,则此种单纯之演练,既乏攻守之经验,无裨自卫之实用”^[6],就成为中央国术馆办馆的一种理念。可以这样说,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对于存续与传播中国传统武术方面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对中国传统武术未来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的。

中国武术“体育化”改良的强化发展,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回顾中国武术的体育化历程,总体看来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酝酿,60 年代的成型,70 年代的飞速发展,80 年代的回归,90 年代后期至今奥运征程的高速疾行,到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已经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发展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表现难美性竞技体育项目”^[7]。的确,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与前苏联接轨与同步发展,1952 年成立的国家体委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几乎全面复制了前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导致了在运动项目的开展上近乎全面地选择

了西方体育,而仅存于国家体育管理机构中的中国武术也被视为一个运动项目。一篇关于建国初期的武术学术讨论的文章^[8],对这一结果的论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武术的学术讨论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次讨论过于强调武术运动内容和形式的标准化、规范化,忽视了武术项目多元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武术项目的发展。”之后,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这场学术讨论之后,武术被国家体委列为正是比赛项目,紧跟着颁布和实施了《武术竞赛规则》,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武术逐渐朝‘形象美、难度大、质量高’的方向发展,竞技武术发展成为中国武术的主流。”也正是这场决定中国武术发展命运的讨论,确立了竞技武术成为了中国武术发展的主流,以至于 60 年代之后的竞技武术发展被“极致化”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代名词。

在“举国体制”和“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国家意志引领下,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武术发展,更是将竞技武术发展的国家地位提升到了极致。这在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中,都有过科学的评价与反思。

——在今天,“我们发现,现代竞技武术已成为中国武术发展舞台上的主角,而传统武术却被逼入逐渐边缘化的境遇;竞技武术的技术动作因迎合竞技、迎合竞赛越来越被异化,而注重拳理相通的传统武术却被迫散落民间,无人问津;正统的武术习练方式、方法已被西方先进的体育科学取代。”^[9]

——“解放后,武术的发展之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体操为涉及蓝本,融合武术套路、技巧、舞蹈、戏曲等众多形体类运动形式,以所谓‘长拳’的名义创编出的‘竞技武术’,成为武术的核心,在中国武坛独领风骚达 60 年之久。一段时间里‘竞技武术’被冠以‘国家规定’的桂冠,高踞于民间武术之上,其情形类同于‘革命样板戏’,故民间有‘样板拳’之消。”^[10]

——“今天的中国武术已经完成了‘以体变武’的文化同化目的。并且,‘以体变武’后的新的武术形态——现代武术、体育武术,历史地占据了武术发展的主战场。与之相反的则是传统中国武术开始从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地退出,成为中国武术发展中的配角。”^[11]

——“改革开放以后,武术迎来了新时期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套路和散打为主的竞技武术,在吸收了体操、拳击、舞蹈等西方体育项目理念的基础上,朝着高、难、美、新的体育竞赛化方向发展,并成为现代武术发展的主流。”^[12]

——“奥林匹克文化催化下竞技武术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武术进程中的一朵奇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武术围绕着奥林匹克宗旨‘更快、更高、更强’在不断改良,围绕着‘武术入奥’在紧锣密鼓地运作。围绕着动作规格的统一化、竞赛方式与竞赛内容的国际化,竞赛原则的‘公正、公平’化不断改革。这些变革直接导致了竞技武术向‘高、新、难、美’方向发展。竞技武术成为现代武术发展的主流。”^[13]

综上所述,以“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为坐标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变迁与改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后,尽管取得了一些人所共知的成绩,甚至是标榜史册的成就。但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今天中国武术的发展状况却一直不能让我们满意。“竞技武术”一直还被“非奥运项目”的名分捆绑,苟活在所谓的全运会之中;竞技武术套路比赛成了“连内行都看不懂”^[14]的玩意,没有观众的赛场已经成为见惯不怪的常态;散打运动也只能被世人耻笑为“散打运动员也只能在一种场合扬眉吐气,那就是与传统武术过招的时候”^[15];所谓的传统武术赛事,展演的传统武术都早已异化为传统与竞技武术叠加的另类。等等这些现象,都正在“倒逼”我们思考,“对于武术,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经历了近百年的‘体育化’变革后的中国武术,并没有按照我们期许的那样,走进精英体育的行列;也没有按照我们期许的那样,成为民族文化的真正品牌”^[16]。为什么“我们苦苦追求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了 60 年,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 30 年的中国武术,始终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实现国内的大繁荣、国际的大发展?我们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武术进入奥运会的目标,为什么一次次地遭遇拒绝?在科学昌盛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很多违背科学行为的武术事件发生?”^[17]等等。

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而言,今天还有太多的“为什么”一直在对我们提出发问。尽管,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国家武术发展政策和态势有了回归传统武术的迹象,如,传统武术拳种的比赛开始成为一种常态,中国武术启动实施了全面进校园的战略,段位制的工作开始面向民间传统拳师和社会民众倾斜,传统武术、学校武术、大众武术开始萌发出新的繁荣景象。但当下中国武术的繁荣,也只能说是一种表面的浮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强大效能和较高起点,竞技武术也就成为中国武术一段时间内的‘耀眼之星’、光彩夺目,有限的资源分配必然会对传统武术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 响,延绵千年的传统武术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传统武术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传统武术的消亡和没落。”^[18]

基于此,我们认为今天的所谓传统已经今非昔比,今天的现代近乎是全面的体育化。“削足适履”的中国武术体育化改良,的确已经很难让我们感到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之所在。正像学者评价“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所言及的“中国有 5000 多年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由于“五四”以来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淡化了,甚至是中断了,好像不那么中国了”^[19]那样。100 年来的中国武术发展的“去中国化”程度,应该说是远远超越其他传统文化的。因为它是以“活人”、“活态”为传承主体的,“人去楼空”的传统武术被中断,早已成为中国武术界最为令人心痛的事实。

3 中国武术“再出发”必须以中国武术的“再发现”为前提

西方哲人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对于中国武术发展“削足适履导致技术偏左,舍己从人导致文化偏右”^[20]的现状,我们必须反思。反思“削足适履”给中国武术所带来的伤害,反思“削足适履”对中国武术发展的目标选择是否正确,甚至要反思“削足适履”导致中国武术存活在“体育领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提倡在“反思”的基础上,采取“壮士断腕”、“一切清零”的决心和态度,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直至“回到原点”和“返璞归真”中来,“再发现”、“再认知”中国武术本真性特质,才是解决困扰中国武术发展种种顽疾的最后一剂良药妙方。这一点,本人已在 2013 年发表的拙文中有所提及,“摆脱这种不应存在的窘境,其核心的问题则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树立并拥有一种“退而求进”的精神,把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从‘体育’领域,或者说‘体育思维’中,退到‘文化’领域和‘文化思维’中来。这种‘退’不是消极的逃避,也不是对已有成果的否定和怀疑,而是应该从中华民族整个文化史、武术史的观点出发,重新思考中国武术的文化属性问题,重新探究中国武术的文化根底问题”^[21]。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复兴运动,并且这场文化复兴运动开宗明义是指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上,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已经是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并重视的执政理念。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出发,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已经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这是对 5000 年历史的敬畏,是对中华民族记忆的恢复,是重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需要,是寻找精神家园的具体方略。文化价值取向中的“再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与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因为对“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2]的科学论断,已经在举国上下形成共识。

正是在这样一场文化复兴、文化回归的国家民族寻根进程中,中国武术的传统回归再一次被世人所关注。纵观近年来整个关于传统武术回归的研究成果,都对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武术发展中“去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不绝于耳的批判。但令人气馁的是,这些讨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武术“去传统”的困窘。对于当下学者而言,更多的视角仍停留拳种、项目,甚至还在体育运动之中徘徊。真正的传统已经离开我们的时日太久,就连我们对中国武术的本质认知,时至今日仍不能形成共识。有学者言及,“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还有学者指出,“技击性是武术的本质特征”;更有甚者则指出,“武术就是一种格杀术”。这些学术观点也正在给我们昭示出一种结论,那就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根本还没有对“中国武术是什么”的问题,从学理上形成一致的理

论解释。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就一定会判断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一定会迷失方向。

近一个世纪的武术发展所造成的种种危机与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中国武术具有身体文化的属性,具有类似于体育的功能,才使得中国武术发展被强制性地绑在了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战车之上所造成的。这是不能否认的现状与事实。认识上的盲区,导致了我们对中国武术存在认知偏颇与误读。因为,在过去的时日里,我们没有别的立场,也没有换一种视角,我们只从体育出发。的确,视角的盲区正遮蔽着我们的双眼,惯性的思维又容易让我们从现在出发,但对中国武术继承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却强烈要求我们驱散遮蔽双眼的迷雾,从“再发现”起步,重新寻找“再出发”的路径。

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中国武术,原本就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从野蛮的格斗,到文明的打擂比武,再到后来的套子花法,形成了区别域外格斗项目的中国武术,“宋代社会文化发展成果无疑对中国武术的真正产生起到不可估量作用和价值”^[23],以后的元代、到明清的中国武术集大成时代的出现,应该说那时的中华民族仍处于“天朝大国”自在的生活状态之中。历史上的中国武术,“一直是我国农业社会人民大众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与安全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中重要的一种生活样式”^[24]。而之后发生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却使中华民族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样式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中国武术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根本性改变,之后的义和团失败更是让中国武术在国家、民族中的“文化”地位,产生了滑铁卢式的跌落。也因此导致了“20 世纪初,民间武术一度被视为愚昧落后的行为表现”^[25],就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在明清之后,中国武术“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种类和项目,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清初曾有武术‘内’、‘外’两家之分,清末又有‘南’、‘北’两派之分……(形成)太极拳不同流派的产生,少林拳的迅速繁荣和发展,八卦掌的诞生和脱颖而出,形意拳的完善和发展”等等。但由于“强种”、“强族”的军国民主义思潮占据着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国武术发展并没有走进一个价值理性的时代,而毫不顾忌地走进了一个工具理性的时代。从谭嗣同的“中国人要练就‘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的躯体”,到梁启超高声喊出“中国之武士道”,从蔡元培的“拳术决不可废”,到孙中山先生给予精武体育的“尚武精神”题词,都体现出“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通过军事化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的形式,来重振中国的世界竞争力,使亡国不再成为现实的梦魇”^[26]。这是那个特殊时代对中国武术所提出的责任担当,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国武术体育化改良,一直到新中国的武术事业发展,应该说是与前者如出一辙。其共同特点就是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将中国武术文化外显层的技术进行体育化目的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为提高民众的身体健康服务,一方面追求与西方体育的接轨,却很少用价值理性来思考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更不是 1949 年前的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崛起、经济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经济奇迹成为最吸引世人眼球的最大亮点,但是,相对经济硬实力而言文化软实力似乎没有相应跟上,或者说经济硬实力要强于文化软实力,经济影响力要大于文化影响力。因此,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它既是增加文化话语权的必要,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需。”^[27]也正是在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支撑下,今天的中国体育也已开始了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启程和再出发。而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武术,再也不能只承担其文化表层的体育功能,对深藏在中国武术文化体系中的中间层与核心层的文化精神价值的挖掘,也是这个时代赋予中国武术文化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中国武术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漫长的中国武术形成的历史也正是一部中华文明的进化史。从中国武术的原始萌芽到中国武术在明清时期的成型与勃发,中华文化始终都是指导其健康成长的理论基石。一位外国学者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她通过中西方武技的比照,对中国武术做出了以下的结论。“中华武术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是因为其在整个演进发展过程中,

脱俗于人类为了安全和竞争所需要的劳动打猎、战争中的技能形态,并且受到中国多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渗透和制约,形成一种具多元价值和功能的运动艺术。历史的延续性和不间断性,以及门派众多、内容丰富具有多元功能,是武术文化的两大特征。”^[28]

由此思之,面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面对世界异族对中华文化的期盼,如果我们仍延续近100年的对中国武术的“体育阐释”,继续走当下中国武术的唯体育发展路径,显然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走进当代、走向未来的最合乎旨要的行动指南。放慢脚步,回头探源,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洞察中国武术的本真性特征,发现其文化精深价值之真意,实现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再发现”,才是保障中国武术继续健康前行的基石。

4 中国武术“再出发”必须恪守“文化主体性”原则和立场

尽管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外在形态可以说都是一种典型的身体文化,都具有竞赛、健身、娱乐等共性的特征,但我们绝对不能将它们等同而论。因为从文化意义上看,体育、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母体是西方文化,而中国武术的文化母体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对于身体文化的影响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导向是不言而喻,笼统地只从其所表现出的共性出发,来设计其发展理路,寻求它们的融合,那只能是一种“拉郎配”的行为。并且这种“拉郎配”并没有给我们中国武术的发展带来任何值得炫耀的结果,甚至是连一点点这样的优越感都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对中国武术体育化、奥林匹克化的近100年的变革,我们提出当下的中国武术应该选择“一切归零”的理念,并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再发现”的基础上,重新起航,重新出发。从文化而言,回归本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武术“再出发”,才是中国武术“再生产”的最佳土壤。中国武术文化既然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结出过丰硕的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片孕育其“萌芽与发展”的土地不是瀚海沙漠,不是一片污染的恶劣环境,它才应该是中国武术真正“成长和再生产”的文化沃土。

尽管全球化是人类认可的一种趋势和现实,但毋庸置疑的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诟病。中国武术的体育化发展,以及中国武术奥林匹克化的追梦,我们已做了很多年的不懈努力,但时至今日的转化和追梦,我们仍没有得到认可和接纳^[29]。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现实来说,当我们不能把自己搬离这片大地,栽种到其他土地,我们的选择就只能是珍惜自己生长的土地,爱惜自己的家园。然后,通过我们的能力,根据现实条件,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30]的这句话,应该对中国武术的“再出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并且,这个重大的启示意义的指向,就是让我们在中国武术“再出发”时,更多地思考从“自己生长的土地”中去发掘其“再出发”的动力,而不是仍采取长期以来所信奉的“拿来主义”立场。

一味地采用“拿来主义”成就不了中国武术的辉煌。“道路自信”正在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最强音。中国武术经历了近30年强化的依靠“拿来”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成就中国武术的灿烂。但今天我们仍然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拿来,言必称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武术自身的优秀理论、技术成果却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导致了拿来的东西、方法、理念始终因“水土不服”,不能为我所用。或因拿者心怀二志,不能作为借鉴,因而解决不了中国武术发展的实际问题,也就很难成就中国武术发展中的理论自信。

对于那些“凡西方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先进的,凡是基于本土视角和本土经验的研究都是低层次的、上不了台面的,进而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不问合不合适宜、合不合国情,削足适履,盲目拿来”^[31]姿态的不能认同,促成了我们找回设计中国武术发展、谋划中国武术传承的力量基石。我们不反对向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但我们反对不加思考的效仿,一味地“拿来主义”,因为那反映出的必定是文化的自卑心理。“善于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和思想理论成果是我国的传统和优势,但一味‘拿来’与此无关”^[32]。中国武术发展之今天的尴尬,应该说就是一味“拿来”所

造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创新,不论是理论借鉴,还是形式创新,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科学鉴别、合理吸收”的原则,而不能搞“全盘西化”、“全面移植”。我们在以开放心态积极扩大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同时,更要满怀敬意的心态,挖掘我们传统武术文化优秀价值,在概括总结武术文化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探讨和发现传统中国武术的文化创新点。我们再也不不要犯“鄙薄和摒弃民族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敬仰有加^[33]”的低级错误。因为在我们“囫囵纳取、刻意摹袭的时候,西方世界却把关注和钦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化,并将蕴含于其中的丰富内容、鲜明个性和强大优势视为可供无限采撷和再度创作的无限文化之源”^[34]。

中国武术是一个丰盛庞大的文化宝库,其所集成的文化因子不只是外显层的技术表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内隐于文化中间层、核心层的文化因子方面。它是一种集“技击格斗、身体艺术、道德教化、境界追求”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将其进行简单的“内”、“外”剥离,显然是弊大于利的事情。“境界追求”才是中国武术精神和其他武技精神不同的特质。“中国武术是艺术的科学,而西方体育是写实的科学”。中国武术继承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很多观念思想,如哲学的阴阳、兵学的谋略、美学的节奏、处事的刚柔、生活的尺度等,并将这一系列哲学思想观念深深地融进、嵌入到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成为其技术体系、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法则和创造的原则。

我们不反对中国武术在未来的发展和分化过程中,有更多地新的形态出现,如散打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以技击和搏斗为运动形态的武术,一定不是中国武术的主流。因为它只是招数的娴熟,而缺少对境界的追求。中国武术的最重要,且最核心的存在形态仍是以拳种和拳种中的套路为主流。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武术始终具有“一招一式一理法,一拳一路一境界”的哲学隐喻,并且这种哲学隐喻,也是世界其他类型的武技所根本无法达到的高度。就如同人们在谈到绘画时,所言及的中西差异“中国画‘诗、书、画、印’合流的写意高度,是其他民族和其他艺术都没有进入的境界”一样,中国武术的表现形态、价值追求、文化诉求所达到的高度,也应该是世界其他民族和其他武技都没有进入的境界。因此我们认为,今天的以西方体育立场来评价、阐释、开发中国武术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文化的“倒退”行为。

所以,我们倡导在中国武术“再出发”的当下,必须恪守“文化主体性”原则与立场,少一些“他者”的立场,少一些“强制性”的体育或者说奥林匹克运动的阐释,来保障中国武术的健康前行。这种“文化主体性”原则与立场,就是要我们在发现和制定中国武术发展目标战略时,将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来,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出发,来诠释、思考、判断和设计中国武术发展的理路。应摆脱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长期以来对中国武术发展形成的“桎梏”,实现对对中国武术实现单纯体育价值的“松绑”,让其回归到中华文化的主体场域中来,将中国武术的存在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事项来发现和审读。再也不要再用体育的“显微镜”观察它的优劣,发现它的不足,甚至是批判它的体育化“不彻底”等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就完善并成熟发展为一个具有独立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文化事项”,它较之发端于中世纪的欧洲复兴以及现代奥运会 1896 年的复兴,要早得很多。并且,这种早是一种成熟和领先的早。历史学家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而是直到 19 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35]这句话,就一语道破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相比,在鸦片战争前的文化优势。

所以,对于中国武术的存在,我们应该肯定地说:它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它是最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最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的,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也因此,我们提出在中国武术“再发现”基础上的中国武术“再出发”,必须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选择“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中国梦”实现路径。为了这一路径的真正实现,必须要建立一种原则和立场,那就是:中国武术的“再出发”必须恪守“文化主体性”的原则和立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这是一个通俗易懂且道理深刻的真理。中国武术“再出发”的道路选择,只有从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立场出发,才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只有坚持恪守“文化主体性”发展原

则,才是对“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践行和坚守。

5 结语

文化正在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如何使本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发挥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话语权,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最为重要的策略和手段。对于提出中国武术“再发现”与“再出发”的研究命题,我们并不否定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成就,而是希望能够站在国家和民族文化“站稳脚跟”的立场上,更好地发掘中国武术的文化资源、文化价值,使其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世界文化激荡中发挥更为深远和广阔的作用。再按照西方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模式来发展中国武术的思路,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武术作为民族优秀文化的意义。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是无法补救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中国武术的“再出发”必须以“再发现”为前提,中国武术的“再出发”必须恪守“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与立场的学术观点。因为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提,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作为一种存在和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如果我们只将其价值指向仅仅局限于我国传播百年的奥林匹克运动、西方体育,那一定是对千年文化的不尊、不敬,甚至是一种价值的践踏。因为,价值评价是建立在立场上的。著名学者王伟光先生在他的《人的精神家园》一书中写道,“所谓价值评价,就是人们在把握对象的基本信息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益需要等尺度,对对象的好坏、利弊、善恶、美丑等加以评价、估量,或者说,对对象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进行判断、比较”^[36],就一语道破了价值评价是有立场和原则的。所以,在“四个自信”的引领下,对中国武术恪守“文化自信”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必须坚决确立和捍卫。“加强研究阐释工作,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37],已经成为这个新时代文化发展新目标和新追求。

概言之,走出中国武术被“体育”禁锢的“牢笼”,释放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在力量,让中国武术多元化、全方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是中国武术“再出发”的终极责任和使命担当。

参考文献:

- [1] 郭建宁.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思考[J]. 辽宁大学学报,2015(3):3-9.
- [2] 王岗,张大志. 从体育走向文化:中国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6):1-7.
- [3] 刘治,刘靡. 武术体育化:重生与尴尬[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8):43-48.
- [4] 邱丕相,吉灿忠,闻一鸣. “追美挥欧”式“中华新武术”的是与非[J]. 上海体育学院,2011,35(3):63.
- [5] 林小美,杨建英. 武术发展历程的阶段论[J]. 体育科学,2006(9):75-78.
- [6] 国家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53.
- [7] 刘治,刘靡. 武术体育化:重生与尴尬[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8):43-48.
- [8] 袁青,张爱红.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学术讨论的历史审视[J]. 体育文化导刊,2014(3):177-180.
- [9] 周云红. 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反思:迷失与救赎[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8):27.
- [10] 马廉赓. 论中国武术的现代转型与竞技武术的得失[J]. 体育学刊,2012,19(3):117.
- [11] 王岗,张大志. 从体育走向文化:中国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3.
- [12] 冉学东. 对中国武术体育化进程的文化反思[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40(1):45.
- [13] 吴剑. 中国武术的身体文化之路研究[J]. 浙江体育科学,2015,37(2):116.
- [14] 扬子晚报. 全运武术预赛冷场,竞赛规则连内行都看不懂[N]. 扬子晚报,2009-05-26(08).
- [15] 杨华. 中国武术是杀人技还是唬人技?[J]. 少林与太极,2015(5):14.
- [16] 王岗,韩政. 对“入奥失败”后中国武术发展的理论思考[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48(12):5.
- [17] 邱丕相. 进入新纪元的中国武术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9):1.
- [18] 刘治,刘靡. 武术体育化:重生与尴尬[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8):43-48.

- [19] 郭建宁. 论坚持文化主体性与增强价值观自信[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80.
- [20] 李岩,王岗. 中国武术:从荣耀之身到尴尬之境[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52-53.
- [21] 王岗,张大志. 从体育走向文化:中国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6):6.
-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0.
- [23] 朱清华. 再论中国武术形成的社会文化动因[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7):46-49.
- [24] 王岗. 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91.
- [25] 马镛. 论中国武术的现代转型与竞技武术的得失[J]. 体育学刊,2012(5):114-120.
- [26]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47.
- [27] 郭建宁.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J]. 辽宁大学学报,2015(3):4.
- [28] 邱丕相. 对罗玲娜“中西文化比较视角下的中西武术及中华武术的西方推广”一文的述评[J]. 体育科研,2013,34(1):47.
- [29] 王岗,张大志. 从体育走向文化:中国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6):7.
- [30] 刘仰. 中国自信:民族复兴大思维[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2.
- [31] 韩喜平. 一味“拿来”成就不了理论自信[N]. 人民日报,2015-03-19(07).
- [32] 韩喜平. 一味“拿来”成就不了理论自信[N]. 人民日报,2015-03-19(07).
- [33] 艾青. 时代文化论要[M].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13:143.
- [34] 艾青. 时代文化论要[M].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13:143.
- [35] [美]伊恩·莫里斯. 西方将主宰多久[M]. 钱峰,译. 中信出版社,2015:22.
- [36] 王伟光. 人的精神家园[M]. 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7.
- [3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学习出版社,2018:207.

“Rediscovering” and “Restarting”: Cultural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WANG Gang, ZHAO Lian-wen, ZHU Xiong

(Wuh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is marching on the journey of great rejuvenation, and the core purpo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pursui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eeds to be develop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ust promote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the study of “rediscovering” and “restarting”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y, sociolog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ory, through the us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logic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oday,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Olympics in the past 100 years,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s taking a development path of “cutting the foot”. (2) Why do you want to “rediscover”? This is because in the past time, we have no other positions, and we have not changed our perspective. We only start from sports, which has led us to have not yet formed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martial arts concept” a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tial arts”. (3) Regard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position and principle of “restarting”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s proposed. Conclusion: Out of the “cag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being banned by “sports”, releasing the intrinsic strength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let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diversify and fully serv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restarting”.

Key words: Chinese martial arts; sports; martial arts diversit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oad confidence